

梁遇春 代表作

中国现代 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梁遇春 代表作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吴福辉 编选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遇春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7-5080-1751-X

I. 梁… II. 中…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 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5386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9.75 印张 231 千字 3 插页

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00 册

定价:1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



梁遇春



梁遇春作品书影

内 容 简 介

梁遇春，福建闽侯人，
中国现代散文家、翻译家。

本书收入他的小品文
26篇、书话评传9篇、序文
4篇、书信41通、译文12
篇。

梁遇春的文学成就主要
是写作英国随笔风格的散文
小品，擅长表达充满个性特
点的社会人生体验，提供一
种“絮语”式议论美文。他
散文的数量不多，却多为可
以传世的精品，在“五四”
之后独树一帜。胡适认为他
是“一个极有文学兴趣与天
才的少年作家”。



梁遇春 (1906—1932)

本书编者 吴福辉

责任编辑 田 娟 华

装帧设计 彩窗美术
工 作 室

美术工作室



目 录

小 品

讲演	3
论麻雀及扑克	7
醉中梦话(一)	11
“还我头来”及其他	17
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一)	23
人死观	28
文学与人生	34
谈“流浪汉”	43
醉中梦话(二)	56
“春朝”一刻值千金	66
泪与笑	71
天真与经验	75
途中	80

论知识贩卖所的伙计	86
观火	91
她走了	95
苦笑	98
坟	101
救火夫	103
猫狗	108
这么一回事	111
黑暗	114
一个“心力克”的微笑	119
无情的多情和多情的无情	122
Kissing the Fire(吻火)	126
春雨	128

书话评传

高鲁斯密斯的二百周年纪念	133
金室诗集	135
东方诗选	137
人生艺术(蔼力斯作品的精华)	140
变态心理学大纲	142
新传记文学谈	144
蒙旦的旅行日记	148
从孔子到门肯	150
查理斯·兰姆评传	152

序 文

《春醪集》序	169
《英国小品文选》译者序	170
《小品文选》序	172
《小品文续选》序	176

书 信

致石民信(1—41)	181
------------------	-----

翻 译

毕克司达夫先生访友记(斯梯尔) ..	225
恶作剧(艾迪生)	230
读书杂感(兰姆)	234
一个单身汉对于结了婚的人们的行 为的怨言(兰姆)	242
更夫(亨特)	250
快乐多半是靠着性质(哥尔德斯密斯)	257
死的恐惧(哈兹里特)	261
学者(罗素)	273
火车(林德)	278
死同死的恐惧(史密士)	283
自言自语(加德纳)	296
神秘的伦敦(卢卡斯)	300

梁遇春小传	302
梁遇春主要著译书目	304

小品

讲 演

“你是来找我同去听讲演吗？”

“不错，去不去？”

“吓，我不是个‘知识欲’极旺的青年，这么大风——就是无风，我也不愿意去的。我想你也不一定是非听不可，尽可在我这儿谈一会。我虽然不是什么名人，然而我的嘴却是还在。刚才我正在想着讲演的意义，你来了，我无妨把我所胡思乱想的讲给你听。讲得自然不对，不过我们在这里买点东西吃，喝喝茶，比去在那人丛里钻个空位总好吧。”

来客看见主人今天这么带劲地谈着，同往常那副冷淡待人的态度大不相同，心中就想在这里解闷也不错，不觉就把皮帽围巾都解去了。那房主人正忙着叫听差买栗子花生，泡茶。打发清楚后，他又继续着说：

“近来我很爱胡思乱想，但是越想越不明白一切事情的道理。真合着那位坐在望平街高塔中，做《平等阁笔记》的主笔所谓世界中不只‘无奇不有’，实在是‘无有不奇’。Carlyle 这老头子在 Sartor Resartus 中《自然的超自然主义》(Natural Supernaturalism)一章里头，讲自然律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解的神秘，所以这老头子就觉得对于宇宙中一切物事都糊涂了。我现在也有点觉得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比如你是知道我怕上课的，自然不会爱听讲演。然而你经过好几次失败之后，一点也不失望，还是常来找我听听讲演，这就是一个 Haeckel 的《宇宙之谜》所没有载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哦！

现在又要上课了，我想起真有点害怕。吓！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从前我们最高学府是没有点名的，我们很可以自由地在家躺躺在床上，或者坐在炉边念书。自从那位数学教授来当注册部主任以后，我们就非天天上班不行。一个文学士是坐硬板凳坐了三千多个钟头换来的。就是打瞌睡，坐着睡那么久，也不是件容易事了。怕三千多个钟头坐得不够，还要跑去三院大礼堂、师大风雨操场去坐，这真是天下第一奇事了。所以讲演有人去听这事，我抓着头发想了好久，总不明白。若说到‘民国讲演史’那是更有趣了。自从杜威先生来华以后，讲演这件事同新思潮同时流行起来。杜先生曾到敝处过，那时我还在中学读书，也曾亲耳听过，亲眼看过。印象现在已模糊了，大概只记得他说一大阵什么自治，砖头，打球，……后来我们校长以‘君子不重则不威’一句话来发挥杜先生的意思。那时翻译是我们那里一个教会学堂叫做格致小学的英文先生，我们那时一面听讲，一面看那洁白的桌布，校长的新马褂，教育厅长的脸孔，杜先生的衣服……我不知道当时杜先生知道不知道How we think^①。跟着罗素来了，恍惚有人说他讲的数理哲学不大好懂。罗素去了，杜里舒又来。中国近来，文人进步得真快，讲演得真热闹，杜里舒博士在中国讲演，有十册演讲录。中间有在法政专门学校讲的细胞构造，在体育师范讲的历史哲学，在某女子中学讲的新心理学……总而言之普照十方，凡我青年，无不蒙庇。所以中国人民近来常识才有这么发达。太戈尔来京时，我也到真光^②去听。他的声音是很美妙。可惜我们（至少我个人）都只了解他的音乐，而对于他的意义倒有点模糊了。

“自杜先生来华后，我们国内名人的讲演也不少。我有一个同

① 译为：我们怎样想。

② 当时北京的真光电影院，位于八面槽。

学他差不多是沒有一回沒去听的，所以我送他一个‘听讲博士’的绰号，他的‘知识欲’真如火焰山一样的热烈。他当沒有讲演听的时候只好打呵欠，他这样下去，还怕不博学得同哥德、斯忒林堡一样。据他说近来很多团体因为学校太迟开课发起好几个讲演会，他自然都去听了。他听有‘中国工会问题’，‘一个新实在论的人生观’，‘中外戏剧的比较’，‘中国宪法问题’，‘二十世纪初叶的教育’……我问他他们讲的什么，他说我听得太多也记不清了，我家里有一本簿子上面贴有一切在副刊记的讲演辞，你一看就明白了。他怕人家记得不对，每回要亲身去听，又恐怕自己听不清楚，又把人家记的收集来，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模仿的，不过我很替他们担心。讲演者费了半月工夫，迟睡早起，茶飯无心，预备好一篇演稿来讲。我们坐洋车赶去听，只恐怕太迟了，老是催车夫走快，车夫固然是汗流浹背，我们也心如小鹿乱撞。好，到了，又要往人群里东瞧西看，找位子，招呼朋友，忙了一阵，才鸦雀无声地听讲了。听的时候又要把我們所知道的关于工会，宪法，人生观，戏剧，教育的知识整理好来吸收这新意思。讲完了，人又波涛汹涌地挤出来。若使在这当儿，把所听的也挤出来，那就糟糕了。

“我总有一种偏见：以为这种 Public-lecture-mania^① 是一种 Yankee-disease^②。他们同我們是很要好的，所以我們不知不觉就染了他们的习惯。他们是一种开会，听讲，说笑话的民族。加拿大文学家 Stephen Leacock 在他的 My Discovery of England 里曾说过美国学生把教授的讲演看得非常重要，而英国牛津大学学生就不把 lecture 当作一回事，他又称赞牛津大学学生程度之好。真的我也总怀一种怪意思，因为怕挨骂所以从来不告人，今日无妨同你一

① 译为：讲演癖。

② 译为：美国式病症。